

# 如歌行板，镜头里面捕捉感动

本报记者 陈文进

## 和戒毒民警成了老朋友

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是我省第一家专门收治戒毒人员的机构，有着丰富的戒毒经验，所里独创的许多戒毒方法已在全国多家戒毒机构推广，这个所我去过多次，每次都有新发现。今天，我把焦点对准老民警汤洪源，他是全国戒毒系统唯一获国家认证的医生及心理双料专家。

因为往戒毒所跑得勤，我和汤洪源成了老朋友，但他的事迹还是别人告诉我的。有人说，汤洪源住在戒毒所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间多。周末和节假日，他会自掏腰包去北京多所医院进修，向北大、中科院教授请教有关戒毒的心理和医学知识。8年来，他先后考取的心理、管理、医学等资格证书不下十几个，并参与出版了多本有关戒毒的论文和专著。他肯花十几万交学费“充电”，却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衣服。

有人说，汤洪源是个爱岗“不爱家”的人。常年吃住在一线，他忽略了对自己的身体和对家庭的关照。汤洪源患有冠心病、高血压、胃溃疡、痛风等多种疾病，他曾经两次住院。一次，他刚住进医院第三



2017年，作为摄影记者，我自驾车往返省内各个戒毒所30多趟，对鲁中戒毒所、女子戒毒所和监测治疗所作了多个专题报道。作为一名摄影记者，我用镜头讲好故事。岁末年初，我想讲一讲两个戒毒民警的故事，他们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。

天就躺不住了，悄悄拔下输液管回戒毒所值班，当时所里警力少，汤洪源不好意思让别人替他值班，他的妻子知道后在电话里狠狠骂汤洪源“不顾家、不要命”。

汤洪源自己说，喜欢挑战自己。他热衷于把当前的新技术运用在戒毒上，创造性地把原本用于治疗癌症、提高学习能力等用途的高科技仪器经过改进后运用到戒毒治疗上。

我认为，他是我的榜样。

## 艾滋病戒毒人员“烛光乐队”里找回希望

这一年里，我见到了许多“瘾君子”，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艾滋病毒感染者，他们组建了一支“烛光乐队”。

这支乐队在济南东郊的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。这里是全省唯一收治感染艾滋病病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。

他们很特殊，也很消沉，为了让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，干警们绞尽了脑汁。后来看到许多戒毒者能歌善舞，民警突发奇想，何不成立一支乐队，让他们在歌声中找到快乐，感悟生命的意义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

这个任务落在了26岁的干警李伟康身上。这些艾滋病戒毒人员大多是文盲，不识字，看不懂乐谱，

很多人从没摸过乐器。更严重的是由于长期吸毒和艾滋病病毒的摧残，他们的大脑严重受损，记忆力和注意力不如常人，手指也变得笨拙，要教会他们识谱奏乐谈何容易。

李伟康先选出5名乐感好一些的戒毒学员，分别教给他们乐理知识和弹奏吉他、贝司等乐器。经过一遍又一遍，反反复复地指导，3个月后，全国第一支由艾滋病戒毒人员组成的“烛光乐队”成立，在国际戒毒日联欢活动中初次亮相的“烛光乐队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音乐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，几名乐队成员从曾经的沮丧低迷变得阳光自信，他们逐渐变得自律、积极和快乐，乐队成员的情绪逐渐传染给更多艾滋病戒毒人员，越来越多的戒毒者主动提出要加入乐队，戒毒所现已形成了一支6人编创乐队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合唱队伍。

每逢重大节假日和诸如国际禁毒日、国际艾滋病日等特殊的日子，这支乐队总要登台献艺，他们或者自娱自乐，或者向人们展示在戒毒所的戒治成果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戒毒人员，爱唱家乡的歌以遣思乡之情；他们更爱唱自己编写的队歌，歌唱集体、歌唱祖国，歌唱绝处逢生浪子回头的生命赞歌。

在2017年里，我在采访中有过很多这样的感动。

# 风雨兼程，直奔现场是我使命

本报记者 张伟

## 年三十晚上采访别人团圆我落泪

我老家甘肃，定居泰安。2017年1月24日，农历腊月廿六，我接到了一个单亲妈妈要到泰山顶上，与值守消防岗位的儿子一起过除夕的线索。

腊月二十九，我乘车赶到青岛，探访单亲母亲在青岛的生活情况。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，这位母亲时常选择加班，借以分散思儿之心。

“想他的时候，我就看看照片，我知道孩子忙，也不轻易给他打电话。”临行之前，这位母亲大包袱小行李拿了不少，在她准备的这些物品里，居然还有零食。“这些是儿子最喜欢吃的，虽然别的地方也有卖，但是我怕他不习惯。”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想起了远在甘肃的母亲，她是否也早已给我准备好了好吃的，是否也曾拿着我的照片，在犹豫着是否给我打电话？

除夕当天上午，我们爬上泰山，同事跟拍单亲母亲在厨房忙碌，而我跟随她的儿子，在天街和后山，巡查防火。夜幕降临，从山顶鸟瞰泰安全景，万家灯火闪烁，我俩站在瑟瑟寒风中，同样陷入沉寂。“是不是有点想家，想妈妈了？”他点了点头。

回到驻地，团圆饭端上桌的那一刻，他母亲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儿子喜出望外，拉着母亲的手嘘寒问暖。大家的镜头对准了他俩，闪光灯不



作为齐鲁晚报的一名驻站记者，在泰安工作这些年，经常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的采访，不管白天黑夜，风里雨里，不是在现场，就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。

断闪烁，而我的内心深处，却有种莫名的痛，眼泪顺着脸颊，悄悄流下。

## 最快赶到现场让读者看到真相

2017年3月29日，泰新高速突发团雾，导致22车追尾。事发位置不是很确定，高速封闭。省道上能见度不到50米，我驾车打着双闪，全屏导航指引赶往大致的事发区域。

因为事故地点缺乏地标，我只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在一个大致区域里寻找。

经历了迷失方向、同一个路口绕了三趟等状况，我终于看见了高速公路。沿着一条乡间小路行驶了很久，终于来到了事故地点。我停下车，翻过栅栏爬上高速路。事故现场的惨烈情形难以形容，大货车接连追尾，小轿车被撞下路基，躲过一劫的司机们忙着打电话。采访救援时，我得知了泰安血站出现供血不足的消息。

缺血的消息在最快时间通过齐鲁晚报各平台发送出去。不光是泰安市民迅速赶往血站献血，更有义工从莱芜拼车赶往泰安献血。

那一天，我是唯一一个见证了事故现场的媒体记者，但是通过齐鲁晚报的平台，我让每一位读者都见到了现场。

## 一分付出，一分收获好新闻没有捷径

2017年4月9日晚，泰城街头一

夜之间，被“小黄车”占领，同城媒体率先介入，抢先刊发，这让我们很被动。失去了抢发优势，那么必然要做第二落点。共享单车来了，谁批准的？规划合理吗？监管到位吗？

凭着多年的采访感情，从相熟的单位获得“小黄车”进泰城违规，即将全面被清理的信息后，我第一时间与全媒体编辑对接，在微信平台发布该信息，并成功获得10万+，也算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

那天下午，我每隔10分钟就给“小黄车”客服打电话，10多次之后，终于拨通电话取得了对方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。随后一个独家采访，打破了僵局。

2017年10月12日，我们地方站配合总部，对黄河滩区搬迁中的东平耿山口村进行采访报道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当天赶到东平，已经接近中午。下午的半天时间，采访紧锣密鼓的展开，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。当时有多家媒体参与采访报道，当地宣传部门没法事事都关照我们。经过与同事讨论，我们决定留下来，多搜集一些细节，多探访一些村庄，与老人们聊一聊，回忆当年水患肆虐的场景。

第二天，我们穿过羊肠小道，爬上半山腰，走访还未搬走的村民，从点滴开始，详实记录。10月17日，相关报道刊发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困难在所难免，多为成功想办法，少为失败找理由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，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。